



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九

图书馆

★藏书★

#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

中华书局

辛亥年  
初學

PDG

## 前 言

解放初期,新中国成立了中国历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这两个学会合组了一个“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委员会有十一位同志: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狄超白、巫宝三、吴承明、严中平、陈振汉、孙毓棠、王毓瑚、丁名楠;以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三人为主要负责人。委员会聘用两名专职人员做些事务性工作,由千家驹负责领导。

编委会成立后所做的一件主要工作,便是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编译了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自1957年至1965年共出了十辑,书名如下:

第四编: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

第五编: 中国海关与缅藏问题

第六编: 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

第七编: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

第八编: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

第九编: 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

第十编: 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

第十二编: 中国海关与邮政

第十三编: 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

第十五编: 一九三八年英日关于中国海关的非法协定

至于第一至第三、第十一、第十四共五辑则有的因材料不齐,有的因其他原因,所以一直没有出版。这套丛书在1961年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起,由于出版社业务分工的调整,改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工作中断了。陈翰笙与千家驹都下放到五七干校“改造”，范文澜同志则于1969年逝世。迨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废待举，学术界亦有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认为，这一套丛书，还有再版的必要，理由是：

第一，这一套丛书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我们大家知道，在旧中国，海关控制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他们利用对中国的海关关税控制权来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对外贸易，以至我国的内政外交。我国的关税收入，在旧中国，约占国家预算总收入的30—40%，由于关税用于我国外债与对外赔款的担保，帝国主义者就以此为借口要求掌握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同时，中国还在1898年照会英国，只要英国对华贸易数额超过其他国家，就任英国人做总税务司。赫德、安格联等帝国主义分子任中国总税务司达数十年之久，他们利用职权，不仅控制了我国的财政，还操纵我国的政治。他们当时都有中国的“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所以，海关档案并不单纯是有关海关税收、税务行政的记录，而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策划、密谋以及贯彻执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以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铁证。这些材料过去一直储存在海关的秘密档案室，从未公开发表。解放以后，这批秘密档案回到中国人民手里，我们分门别类整理出来，并译成中文（原件大部分为英文），公之于众。这不仅为近代史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而且也能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以利于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第二，这部丛书，过去印数有限，有的只印二三千本，多的也不超过一万本，所以在“文革”以前就已难购得，甚至我们自己手头都没有保存完整的一部。范老生前对这部丛书的评价是很高的，认为这是近代史资料中的瑰宝。为了对提高文化建设作出贡献，重印这一套丛书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重印的丛书，除对“编辑说明”稍微作了一些改动和补充外，内容都没有删改，不过为免得误会起见，把原来没有出版的几编从丛书序列中取消，而将原来第四编列为《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之一》，以此类推，如“之二”、“之三”，乃至“之十”。

海关档案资料是很丰富的，翻译并整理出来的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条件许可的话，我们还将把这一工作继续做下去。

对于中华书局支持本丛书的再版，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陈翰笙 千家驹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 編輯說明

本編所收資料的內容，主要是帝國主義把持下的海關總稅務司和各關稅務司在辛亥革命時期進行陰謀活動的自白，他們在各地搜集情報，支持中國封建、買辦勢力，破壞革命，並乘機攫奪關稅保管權，從而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財政命脈。資料的來源，除大部分譯自各關稅務司與總稅務司以及他們和外界往來的函電外，還從《英國外交文件》和《漢口日報》編輯部編印的《革命日誌》中摘譯了一部分，作為附錄。這些文件最早為1906年，最晚為1912年。

正如對歷次中國人民革命運動一樣，帝國主義對辛亥革命運動是敵視的，千方百計地進行破壞和干涉。辛亥革命前各地海關稅務司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積極協助清政府逮捕從海外回國的革命黨人和搜查革命黨進口的軍火。有些海關稅務司兼任郵政司，他們濫用職權，扣留革命黨人的信件，送給當地政府。辛亥革命爆發後，各地海關稅務司又為清軍刺探消息、傳遞情報，總稅務司還煞費苦心地設法籌款接濟清政府，企圖挽救它垂死的命運。帝國主義列強還調兵遣將，軍艦雲集武漢和各大口岸，陰謀進行武裝干涉。但是由於帝國主義者之間矛盾重重，互相牽制，不能一致行動，更由於各地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它們看到這一次的革命絕非清廷的武力所能鎮壓下去，同時又看到革命政府的對外政策絲毫也不觸犯帝國主義者在華的既得利益，於是就假惺惺地宣布“嚴守中立”。帝國主義怎樣“嚴守中立”呢？江漢關稅務司道出了事實的真相，“事實上，所謂中立，只是千方百計掩護清軍而已。”

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积极协助清政府破坏和镇压革命，后来眼看革命运动势如破竹，为人民所唾弃的清政府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于是就扶植袁世凯作为它们的新工具。为此，英国驻汉口领事出面“调停”，企图通过议和使袁世凯窃取政权，海关总税务司和江汉关税务司根据这一决策，分别在黎元洪和袁世凯之间进行了拉拢。

本編資料还突出地暴露了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趁火打劫，攫取中国关税保管权，进一步控制中国财政命脉，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盗面目。

根据不平等条约，即185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美、法三国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虽然规定“任凭总理大臣邀请英（美、法）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但在辛亥革命以前，海关总税务司并无直接管理关税之权，所有征收、存放、汇解税款等事，完全由海关道或海关监督办理。总税务司只是责成各地海关税务司计算税款、呈报税款数字，并审核银行纳税收据而已。

辛亥革命初期，总税务司遵照英国公使的指示，令已光复各口岸海关税务司夺取税款，把全部税款存入汇丰银行，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为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派遣军舰到各口岸，在军事上给当地税务司以“道义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指示各国领事在外交上给予协助。各地海关税务司则以关税税款担保外债赔款，“如不按期偿还外债，就会引起列强的干涉”为理由来威胁革命政府；声称中国不久可能向外国借款，要想获得最有利的借款条件，就应该按期偿付各项外债赔款，以维持中国的对外信誉，并说这是“为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长沙、汉口等地的革命政府竟然同意税务司将税款直接汇给总税务司。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清政府說，革命党控制的口岸已同意将关税交给总税务司統轄，以偿还外債賠款；如果清政府控制的口岸不照办的話，革命党可能要动用稅款，这就大大有利于革命党，而不利清政府。它們就这样来誘迫清政府将其控制下各口岸的关税也交给总税务司管轄。結果清政府也就唯命是从，遵照办理。

为了使总税务司保管和支配关税“合法”化，总税务司安格联建議英国公使迫使清政府“同意”成立各国銀行委员会，由总税务司全权保管关税并負責偿付外債賠款。以袁世凱为总理大臣的清政府以“系屬暂时权宜之計，应行照办”一語，把关税保管权拱手送给总税务司，从而让帝国主义进一步控制了清政府的財政。

本編資料对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也有所反映。他們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采取了軟弱妥协的对外政策。他們以为只要不触动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就可以避免它們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因此把帝国主义和中国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条約和外債賠款都承认下来。他們不但把关税交给了帝国主义保管，而且继续拨付盐厘摊款，以偿还外債。两淮盐政总理还电咨行銷淮盐的四省都督，請他們千万不可挪用指抵洋債的盐稅，以免引起“外交困难”。

总之，从本編資料可以看出：辛亥革命所以失敗，除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性，不能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以外，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破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对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訓。

本編資料大部分是从英文档案摘要譯出的。还有一部分是中文資料，另在标题后面加注\*，以資识别。

## 目 录

前 言	1
编辑说明	1
第一章 江汉关税务司与总税务司的往来文件(1911—1912)	1
第二章 其他各地海关洋员与总税务司等的往来文件 (1906—1912)	56
(一)重庆	56
(二)宜昌	67
(三)沙市	74
(四)长沙	87
(五)岳州	113
(六)九江	114
(七)芜湖	118
(八)南京	119
(九)镇江	144
(十)上海	152
(十一)苏州	167
(十二)杭州	170
(十三)宁波	174
(十四)福州	179
(十五)三都澳	183
(十六)广州	187
(十七)九龙	219



(十八)汕头	227
(十九)江门	232
(二十)北海	235
(二十一)梧州	241
(二十二)南宁	243
(二十三)龙州	246
(二十四)蒙自	252
(二十五)思茅	269
(二十六)腾越	275
(二十七)天津	278
(二十八)烟台	287
(二十九)奉天	295
(三十)大连	313
(三十一)牛庄	318
(三十二)吉林	323
(三十三)珲春	325
<b>第三章 总税务司安格联与税务处、英国使馆和海关</b>	
驻伦敦办事处往来文件(1911—1912)	328
(一)总税务司与税务处、英国使馆往来文件	328
(二)总税务司与海关驻伦敦办事处往来文件	338
<b>附录一 帝国主义攫夺中国关税保管权的经过</b>	340
<b>附录二 《汉口日报》编辑部编印的《革命日志》</b>	351
<b>附录三 重要人名中外文对照表</b>	413

## 第一章 江汉关稅务司与总稅务司 的往来文件(1911—1912)

(1) 1911年10月2日江汉关稅务司苏古敦 (A.H. Sugden)

致总稅务司安格联 (F.A. Aglen) 第104号函

昨天伍委員 (即海关監督派駐海关办理日常事务的人員——編者) 告訴英国領事葛福 (H. Goffe) 說, 星期六晚上武昌曾发生虛惊, 但是在采取措施以后, 已经可以保障安全了。据說军队对现状不滿, 逃亡很多。目前还没有电請从保定調军队来, 但是如果再派更多的军队去四川, 那就必須立即由保定派兵来填防。謠传四川又有“战事”, 军队伤亡五百人。今天早晨伍委員又来了, 他說已接有密报, 革命党人到汉口的很多。

据說军队都拥护张彪, 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总督的魄力。纵然有人喜欢說他不好, 但是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非常坚强的。

看来英国領事是想确保此地有足够多的炮舰。星期六又从南京开来了两艘日本制造的中国炮舰, 现在还停泊在江面。

(2) 1911年10月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05号函

武昌并没有发生事故, 但是据說軍心很不稳。食品涨价, 銀元兌价上涨, 七十五两銀子換一百銀元, 有时关平銀一百两換一百四十六元左右。猪肉这几天以内就要涨到三百文制錢一斤了。

### (3) 1911年10月10日苏古致安格联第106号函

葛福昨晚七点半告诉我，他刚才知道发生了爆炸案件，他问我是否知道详细情况。因此我们派人向租界当局探明原委后，才发出电报向您报告。这些消息和报纸所载的还有些出入。

道台派人送来一个查抄到的印信的印模给我看，印文是“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之印”。武昌各城門今天早上都没有开，直到十点钟才开放汉阳門，所以书办十一点半才到关。文案室人员风气很坏，领班文案大为激动，他们所想的和所说的。无非是革命党人，最近各衙門除了搜捕这种人以外，几乎没有做别的事。听说今晨在武昌已经抓去了四个。我们职员里有三个人没有辫子，这样的人是有嫌疑的，我很替他们担心，叫他们多加小心。有一个姓田的供事住在法租界，巡捕曾问过他是干什么的。听说本地学校里凡没有辫子的人，都叫装上一根假的。据说武昌抓的人，是租界里抓去的人供出来的。内中有一个是湖北人，其余的不明底细，但是相信都不是首要人物。

伍委员说，在昨天抄获的文件里，发现有革命党致各国领事的照会草稿，稿内说，列强过去没有承认共和国，是因为它还不曾占有领土，但是它现在已经据有四川，并且将要保护外人的安全和担保偿付外债了！

葛福接到福斯特(Arnold Foster)来信说，头一天夜里在武昌就抓了二十八个人，多数是河南人，其中四个今天上午在总督衙門前当众处决，今天恐怕还要继续杀人。

发生爆炸的地方，同供事陈章生的住处只隔一所房子，他的房子震动剧烈，他吃了一惊。葛福已经命令英租界的巡捕，向可能将房子租给中国人的房东查问，近来有没有招进新房客，必要时还准

备挨户搜查。

伍委员要求我采取特别措施仔细检查旅客。我认为这不是道台的命令，而是他自己出的主意。因此，我告诉他我愿意照办，但是要检查得有效，势必要开验所有旅客的行李，这样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除非道台书面通知，我不准备这样作。

某文案从武昌得来消息说，有两人已被处决，另外还有三十多个人被关进监狱里。据说这些人都是从河南边境来的，有一个姓刘的是首领的亲戚，也被捕了。

#### (4) 1911年10月11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09号函

葛福已经请英舰“Thistle”号设法用无线电与外地联系，结果如何我还不知道。谣言很多，除了从伍委员和领事处来的消息以外，其他都不可靠。昨晚谣传革命军已经占领长沙，四川的消息也不好。这次事变一定是很有组织的。伍委员告诉我，卫队守卫着总督直到清晨三点钟左右，那时他们坚持不下去了，于是总督被送上一艘炮舰，怎样去的就不清楚了。谣传张彪在向叛军讲话时，被炸弹炸死，伍委员说不是这样，不过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据伍委员说，藩台也不知下落，他的衙门也被焚毁了。葛福在天亮前曾接到总督的通知说，他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各国侨民只好自保安全。外侨很镇静，并不惊惶，他们可能相信，任何一方当权，都是愿意取得外国人的好感的。领事告诉我，日本海军提督在大冶，今晚将乘“对马”号到汉口，这样可以解决租界的安全问题。事实上我认为各租界并没有危险。一般意见认为目前只是开端，革命党在这里胜利了，整个长江流域都会起事，别处也可能闹起来。我们对北京的情况都很担心。

两艘中国巡洋舰停在武昌下游；据说革命军用山上大炮控制

它們，命令它們不准开动，但是十一点钟以后它們仍然开动了，好像是在巡邏。远远可以望見武昌蛇山上有武装人員。紗厂和其他工厂继续开工，武昌大清銀行也继续营业，但由革命軍管理。革命軍宣言，除对清政府外，对其他任何方面都是善意的，这一点是极为明确的。

葛福說，道台來見他，滿眼含泪。据道台說，昨天武昌只有不到三千士兵，他听說張彪被杀，又听說他已经到总督的炮舰上去了，該舰現已移泊对江。道台所知道的消息，似乎并不比我們的多。他說只要現狀能維持四五天，情况就可好轉，因为已经調一营（五百人）湖南軍隊來了。他又說，漢口方面有五百名士兵，这些軍隊是否可靠，还有問題。美国炮舰“Helena”号今天夜間到漢口，道台要求所有的軍舰夜間都放射探照灯，表示它們在警戒着。我們的租界里充滿了从武昌逃来的难民。武昌各城門全关闭了，葛福派一个听差过江去，但是他回来說无法进城，同他一起去的一个人被枪打死了。两艘中国魚雷艇仍在江面巡邏。

#### (5) 1911年10月12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0号函

軍政府已经成立，完全控制了武汉三鎮。下面是我今晨十点钟发的电报：

“張彪並沒有死，还在租界里；藩台和臬台同总督在一起。昨晚武昌下面的炮台起火。长沙的电线昨天被切断，从长沙調来的二百名士兵今天到了。兵工厂和火药局已被占領。据外侨报告，革命軍很友好，武昌今天处决了搶犯，秩序維持得很好。他們已经邀請商界領袖去武昌協商維持漢口市場，并且迫使紳士成立临时政府。紙幣已不能用，銀元和銅元都缺乏，各銀号拒絕付款。人民都外出避難。京汉路上的刘家庙已被攻击。”

刘家庙被攻击的消息证明不确，革命軍會到那里去偵察有沒有清軍，其中有些人是坐人力車通过租界去的，他們看到沒有清軍，就回来了。后来又听说北方軍隊已经在刘家庙下車，他們說再往前走也沒有用了。这消息是否确实，我也无法证实。

目前錢的問題引起最大的困难。昨天整天都可以使用鈔票，到晚上革命党停止使用鈔票，今天早晨就很难得到現洋，今天下午两点，每一百两銀子已经換不到一百銀元了。我正接到道台的回信說，已经指示大清銀行給我銀元，但是他們說連总督要五万元都无法应付。这样就使得大家都沒有錢买食物，苦力拿不到銅元或銀角子，就不肯工作。各国領事正設法同革命党接洽解决現錢問題。

中国軍艦偶尔发炮，目的何在只有天晓得。三艘中国巡洋艦和两艘魚雷艇不能阻止革命軍在江面活动，昨天道台要求葛福让英国或別国軍艦协助，为葛福所拒絕。

我想找电报局的兰伯克(Langeback)，請他把我的电报按官电优先拍发，一个早晨沒有找到他，因为他正在設法将电报局搬到英租界。后来他同意照办，并答应亲自处理，不过要求电报越短越好，我为了要发电报，本来已经这样办了。

听说道台衙門午后被焚毀，俄国領事准备让租界的义勇队出动(他是否企图干涉还不肯定)，但是遭到葛福的拒絕。

我預料革命軍政府要我移交海关，如果这样，我将要求他們让我一手办理。我已经将現存余款轉入上海税务司的帳內，防备革命党来，但是，如果月底以前情况不变，而且我同您电訊联络中断，我仍然可以提回应用。

午餐时道台对葛福說，革命軍已在市区，最好由他本人率領軍队进入租界保护我們，葛福坚决拒絕这个建議。

驗貨員薩尔兰(R. Sarran)今天回汉阳。他說，一艘中国巡洋

舰从下游开上来并向汉阳革命軍开炮，但被回击，中了三炮；这巡洋舰下午又向武昌开了几炮。

我把所有的海关小火輪都集中在租界江边，并且将“汉露”借給英国領事館使用。小火輪如果停在海关前面，可能会被拉差。我本来可以悬挂英国旗，但又想这样作不好，如果革命党来到海关时，我必須和他們搞好关系。目前政府已经不存在，而革命党控制了一切，局势当然变的很快，政府反攻时，麻煩就更大的。

#### (6) 1911年10月13日苏古敦致安格聯第111号函

这里的秩序非常好，每隔七家有一个警察，每户也有一个人拿着棍棒站崗，凡是扰乱治安的都处死。

都督給葛福的照会，内容和俄租界所查获的原稿一样，我已经发电报告了。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軍同情，例如我午飯后看見几个革命軍经过江边馬路时，旁观的人都招手揮帽。

昨晚携带着烧剩下来的东西沿着太平路逃跑的难民又遭到了搶劫，租界里的义勇队用枪托把这些搶劫他們的暴徒驅逐到革命軍那边去。革命軍对待暴徒也很严厉，任何人行为不检，他們就开枪或用刺刀对付。在德租界里面靠后边的馬路上一批暴徒开始喊打时，德国义勇队队长立刻架起机枪对着他們，但没有开火。除上述两件事以外，租界各处都很平靜。我們兜了一圈，看見許多中国人，都很守秩序，难得看見一个警察，他們在休息，只有少数骑着自行車在巡邏。下半夜我又乘汽車到别的租界去兜了一个圈子，到处都很平靜。

目前輔币奇缺，这是最使人着急的事，我已经电請江海关稅务司墨賢理(H. F. Merrill)从上海运五万枚銅元或等值的銀角子来，否則我們的职工就要挨餓了，因为这里买东西只能用銀元等硬幣。

我們认为革命軍在这里的地位很巩固，非有强大的武力是对付不了他們的。革命軍的实力我們是不知道的，但是我們认为如果派些零星部队来，只会引起灾禍，这种部队或者不打，或者附和革命軍，或者打敗仗。如果清軍遭到失敗，那将不可收拾。請您重視这个問題。今天要焚烧汉阳的一个衙門，离我們的房子不远，恐怕我們的房子也很危險。目前也无可如何，如果請求革命軍保护，反而使他們注意到这是官产了。不过我相信他們在焚烧道台衙門和夏口厅衙門时，已经准备好了水龙。

(7) 1911年10月14日苏古教致安格联第112号函

革命党已经接管电报局，还接受我送去拍发的电报，但是什么时候停止收受就不知道了。

目前一切平靜，但是大家预料陸軍或海軍来了以后，就会炮击市区，那时的問題将是如何逃出至少几英里的火线了。

革命党自称約有八千经过訓練的武装部队，比較起来这个数字还差不多，有人曾估計有两万五千人之多。

葛福已经将他的档卷移到一艘炮舰上去了。

(8) 1911年10月15日安格联致苏古教函

我恐怕你正在焦虑中过日子，不过从革命党的态度看，目前还不必焦虑。南京新軍据說已经离心离德，我本来预料南京和广州这两个地方会同时起事，长沙更不用說了。可是革命党在武昌胜利以后，在那两个地方並沒有举动，这是很难理解的。也許他們的組織不是像汉口战事以后人們所想的那样完善和巩固，不然就是正在巩固陣地，等待机会。我相信南京是局势的真正关键，如果政府能及时保住南京，鎮压革命就不会有什么困难。許多謠言到处



流行，这是可以想得到的。政府受到一次厉害的打击，但是并没有沮丧。一切当然要看北方军队采取什么态度。这里流行着一些难以置信的传说，例如军火缺乏，政府还照常在那里睡觉等等。重新起用袁世凯并任他为湖广总督，说明政府已经认识到局势是多么严重。这对摄政王说来一定是件苦事。

九江关税务司穆厚达(J. H. M. Moorhead)来电说，南昌平静，有军队一千名在九江等候船只。局势实际上是掌握在军队手里。如果大批军队投向革命党，清政府就要垮台，如果军队态度坚决，革命党就完了。

同时，当采取军事行动，并失去对于乱民的控制时，你所说的危险就会到来。我认为到那个时候，汉口会有足够的外国兵力保护各租界，不过所有实际上不需要的人员和所有妇孺，都应当及时撤退。我曾经写信要墨贤理准备好一艘巡船开往长江上游，后来又发电报叫他马上派船去。你当然要保留足够的人员，以便一有可能就恢复海关业务。我昨天发电报给你，打听道台齐耀珊的行踪。你应当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帐内，等候事态发展。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海军是否会投过去，我很怀疑。我认为海军将继续效忠皇室，并成为巨大力量的来源，因为他们将使水上交通不致中断。如果他们变了，局势就很糟了。

四川局势不好，叛乱正在那里扩展。岑春煊已被任为四川总督。

你应该同邮政司海澜(A. H. Hyland)保持联系，并尽力帮助他。

(9) 1911年10月15日苏古敦致安格联第113号函

昨晚和今晨先后接到您的电报，这两个电报澄清了许多谣言。